鍾嶸《詩品》概論

王　叔　岷

一、引　言

《南史・文學傳》，稱嶸「好學，有思理。」曾上書諫齊明帝躬親細務，〈書〉僅存五句，三十三字。梁天監初，上言軍制之弊，一百三十九字。（《梁書・文學傳》一百四十四字。）衡陽王元簡守會稽時，嶸作〈瑞室頌〉，辭甚典麗，惜已失傳。嶸爲西中郎晉安王記室時，撰《詩品》三卷，流傳至今。《詩品》分品第，溯流別，誠深見思理之作。因品古今五言詩爲評，言其優劣，故《詩品》亦名《詩評》。《詩評》就其評優劣而言，《詩品》就其分上、中、下三品而言。《梁書・鍾嶸傳》、《文鏡秘府論・四聲論》並稱《詩評》。《隋書・經籍志》稱「《詩評》三卷，鍾嶸撰。或曰《詩品》。」似唐時咸以《詩評》爲鍾書通稱。惟是書乃鍾嶸有感於劉士章欲爲當世《詩品》未遂而作，已詳於《詩品・總序》，則《詩品》當是是書本名。（古直《鍾記室詩品箋》有說。）唐司空圖《詩品》，則直原於鍾氏《詩品》之本名。宋敖陶孫《詩評》，蓋又本於《詩品》之別名也。

二、鍾嶸生卒年

《南史・梁書・嶸傳》，稱「嶸齊（武帝）永明中爲國子生，衞將軍王儉領祭酒，頗賞接之。（梁武帝）天監中，遷西中郎晉安王（簡文帝蕭綱）記室。」據《南齊書・王儉傳》，稱儉「永明元年進號衞軍將軍。二

年，爲國子祭酒。三年，倹〈表〉解職，不許。」假定嶸爲國子生時十七歲，（最小十六歲。）在永明二年（西元 484），則嶸當生於宋明帝泰始三年（467）。又據《梁書・簡文帝紀》，稱「簡文皇帝天監五年（506）封晉安王，十七年（518）徵爲西中郎將。」嶸爲其記室，似當在晉安王爲西中郎將之初。是時，沈約已卒。嶸爲《詩品》，頃之，亦卒於官，或卒於天監十八年（519）。故鍾嶸之生卒年或爲 467 至 519，約五十三歲。（姜亮夫《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》作469—518，五十歲。）

三、寫《詩品》年代及態度

(一) 年　代

據《南史・梁書・嶸傳》，嶸撰寫《詩品》，在沈約卒後。完成於晉安王記室時。《梁書・沈約傳》，約卒於天監十二年（513）。卒後何時嶸始撰寫，不可確知。惟嶸寫成不久，卽卒於記室任內。蓋卽天監十八年（519）。此當可信。其撰寫年代，疑在天監十二年至十八年之間（513—519）。《詩品》品評一百二十三人，內容繁密，網羅古今，醞釀構思，當須數載。惟字數不多，僅五千餘字，整理繕寫，一年當可脫稿。是《詩品》初寫至成書，蓋在天監十七、十八兩年內（518—519），卽嶸卒前不久也。

(二) 態　度

鍾嶸撰寫《詩品》，已至晚年，態度至爲謙虛。據其〈總序〉，譬「詩之爲技，殆均博弈。」喻其評論，如「農歌轅議。」明其志錄，「周旋閭里，均之談笑。」其自謙如此！又較保守，如反對聲律，謂詩「不被管絃，亦何取於聲律邪！」惟詩至齊、梁，重聲律，乃自然之趨勢。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有〈聲律篇〉，自較鍾嶸爲通達。勰撰《文心雕龍》時，大約三十三、四歲，少壯進取，自易趨新，亦且自負。〈序志篇〉謂「齒在

踰立，嘗夢執丹漆之禮器，隨仲尼而南行。」有感於此，「於是搦筆和墨，乃始論文。」其自負如此！以視晚年之鍾嶸，自謙所作，相去遠矣！

四、《詩品》凡例

（一）專評五言

〈序〉云：「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。五言居文詞之要，是衆作之有滋味者。故云會於流俗。嶸之所錄，止乎五言。」衆作，蓋包括七言而言。明胡應麟《詩藪內編》卷二云：「四言簡質句短，而調未舒。七言浮靡文繁，而聲易雜，折繁簡之衷，居文質之要，蓋莫尙於五言。」能申鍾氏之旨。（《詩品》下品評夏侯湛詩，僅涉及四言周詩，乃例外。）《文心雕龍・明詩篇》：「夫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爲本；五言流調，則淸麗居宗。」「流調」猶「變調」。就詩史而言，有正、變之別。就詩而言，無所謂正體、變體。蓋周、秦時代，四言爲正體，是「會於流俗」。魏、晉時代，五言爲正體，亦是「會於流俗」也。

（二）每品以世代爲先後

〈序〉云：「一品之中，略以世代爲先後，不以優劣爲詮次。」今傳《詩品》，頗有世代先後錯亂者。如中品評「魏尙書何晏、晉馮翊守孫楚、晉著作王讚、晉司徒掾張翰、晉中書令潘尼詩」，當列在評「晉司空張華詩」之前。評「魏侍中應璩詩」，當列在評「魏文帝詩」之後。又中品評「宋豫章太守謝瞻、宋僕射謝混、宋太尉袁淑、宋徵君王微、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」，謝混當列在謝瞻前，宋當作晉，混在晉安帝義熙八年被戮也。（見《晉書・安帝紀》）

（三）不錄存者

〈序〉云：「其人既往，其文克定。今所寓言，不錄存者。」案其人猶存，才有進退，非僅其文難定，亦所以避嫌也。嶸撰《詩品》，在沈約

卒後，乃列約詩於中品而評之，亦正此意。〈序〉又云：「方今皇帝，昔在貴游，已爲稱首，固以瞰漢、魏而不顧，吞晉、宋於胸中，諒非農歌轅議，敢致流別。」嶸不敢品評梁武帝，因避免以臣議君，亦合乎「不錄存者」之例。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成書於齊末（〈時序篇〉可證），所評論作者止於宋（〈明詩〉、〈通變〉、〈指瑕〉、〈才略〉諸篇可證）。亦不錄存者之意。

（四）溯 流 別

嶸於當今皇帝不敢致流別，正見其品評古今詩人皆重探索流別也。溯流別，即探溯詩體淵源問題。如上品首評古詩：「其體源出於〈國風〉」所謂「體源」，乃探溯其詩體類似，非謂師承。中品評嵇康詩：「頗似魏文」其義略同。中品評應璩詩：「祖襲魏文」所謂「祖襲」，乃有師承之意。又中品評郭璞詩：「憲章潘岳」，「憲章」與「祖襲」同，亦有師承之意。《四庫全書提要・詩品》條，謂嶸「論某人源出某人，若一一見其師承者，則不免附會耳。」不知嶸所謂「源出」非謂師承也。王士禎亟譏嶸「源出」之陋，云：「以陶潛出於應璩，郭璞出於潘岳，鮑照出於二張。尤陋矣！」（《漁洋詩話》卷下。）蓋亦囿於師承之見也。明宋濂〈與章秀才論詩書〉，論漢魏至齊梁間詩人之師承問題，大體本於鍾嶸《詩品》，蓋已誤以鍾氏所謂「源出」爲師承之意矣。梁江淹《雜體詩》三十首〈自序〉有云：「雖不足品藻淵流，庶亦無乖商榷。」岷以爲鍾嶸溯詩流別，庶幾亦無乖於商榷邪？

（五）顯 優 劣

〈序〉云：「陸機《文賦》，通而無貶；李充《翰林》，疏而不切；王微《鴻寶》，密而無裁；顏延論文，精而難曉；摯虞《文志》，詳而博贍，頗曰知言。觀此數家，皆就談文體，不顯優劣。」是《詩品》談詩體淵源，且顯其優劣也。如上品評《古詩》：「陸機所擬十四首，文溫以

麗，意悲而遠，驚心動魄，可謂幾乎一字千金。其外，〈去者日以疏〉四十五首，雖多哀怨，頗爲總雜。」是《古詩》之優劣顯矣。余最喜《詩品》多比較以顯優劣之詞，如上品評王粲詩：「方陳思不足，比魏文有餘。」評陸機詩：「氣少於公幹，文劣於仲宣。」評張協詩：「雄於潘岳，靡於太沖。」評左思詩：「野於陸機，深於潘岳。」其例甚多。

（六）列 品 第

〈序〉云：「謝客集詩，逢詩輒取；張隲文士，逢文卽書。諸英志錄，並義在文，曾無品第。」嶸將古今詩人之詩，分列上、中、下三品。三品之詩皆佳作，惟中品次之，下品又其次耳。三品升降，有時最難審定，故〈序〉又云：「三品升降，差非定制，方申變裁，請寄知者爾。」如中品評張華詩：「置之中品疑弱，處之下科恨少，在季、孟之間耳。」季氏爲魯上卿，孟氏爲魯下卿，借以爲喻，明不得已列張華詩於中品耳。又評晉處士郭泰機、晉常侍顧愷之、宋謝世基、宋參軍顧邁、宋參軍戴凱詩：「觀此五子，文雖不多，氣調勁拔。吾許其進，則鮑照、江淹未足逮止。越居中品，僉曰宜哉！」超越五人詩列於中品，雖言「僉曰宜哉！」蓋尙恐衆不以爲宜也。足見嶸三品升降之苦心矣。卽同在一品之詩人，往往亦有輕重之別。如曹植、劉楨、王粲、陸機、潘岳、張協、左思、謝靈運，同在上品，而《詩品・序》云：「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、仲宣爲輔。陸機爲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陽爲輔。」又云：「元嘉中有謝靈運，才高詞盛，富豔難蹤，固已含跨劉、郭，淩轢潘、左。」上品評曹植詩：「孔氏之門如用詩，則公幹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陽、潘、陸，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。」皆其證也。品第升降之安排，誠大不易，故嶸曰「方申變裁，請寄知者。」其虛懷如此！王漁洋亟論其品第之失，至云：「位置顚倒，黑白淆譌，千秋定論，謂之何哉！」（《帶經堂詩話》二、《漁洋詩話》下。）鍾嶸何嘗自以爲定論邪！明胡應麟已謂嶸之品第「或上中倒

置」（《詩藪內編》卷二）矣！

五、《詩品》內容

（一）三品詩人

上品十一人（《古詩》作者不詳，且非一人之作，未計入）：

李陵、班姬、曹植、劉楨、王粲、阮籍、陸機、潘岳、張協、左思、謝靈運。

中品三十九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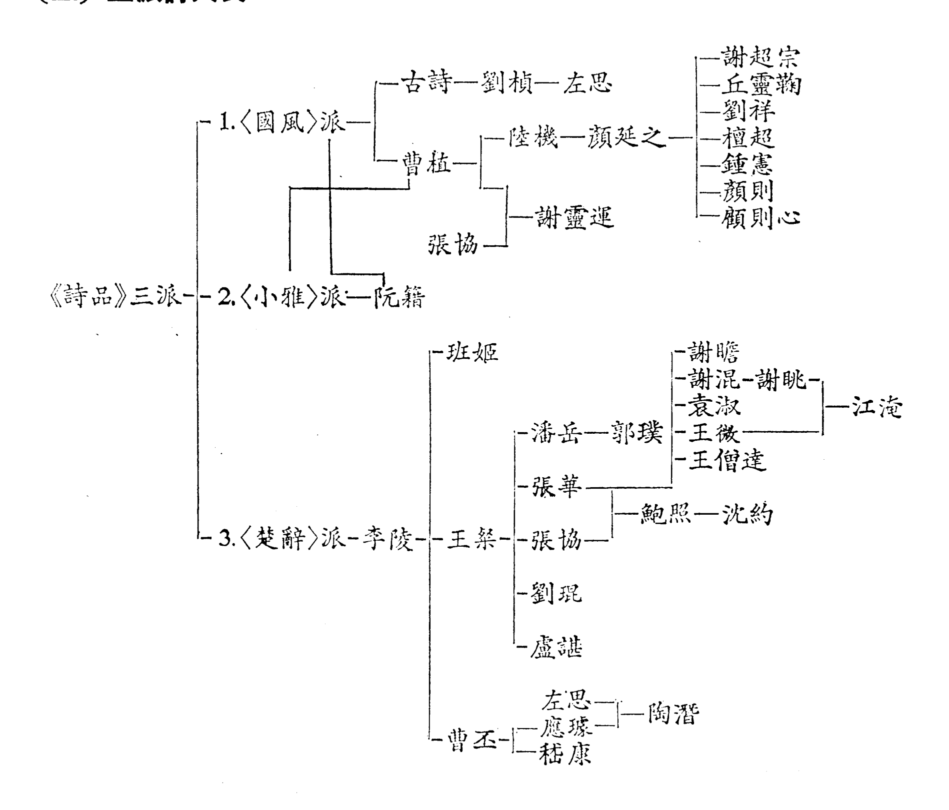
秦嘉、徐淑、曹丕、嵇康、張華、何晏、孫楚、王讚、張翰、潘尼、應璩、陸雲、石崇、曹攄、何劭、劉琨、盧諶、郭璞、袁宏、郭泰機、顧愷之、謝世基、顧邁、戴凱、陶潛、顏延之、謝瞻、謝混、袁淑、王微、王僧達、謝惠連、鮑照、謝朓、江淹、范雲、丘遲、任昉、沈約。

下品七十三人：

班固、酈炎、趙壹、曹操、曹叡、曹彪、徐幹、阮瑀、歐陽建、應瑒、嵇含、阮侃、嵇紹、棗據、張載、傅玄、傅咸、繆襲、夏侯湛、王濟、杜預、孫綽、許詢、戴逵、殷仲文、傅亮、何長瑜、羊曜璠、范曄、劉駿、劉鑠、劉宏、謝莊、蘇寶生、陵脩之、任曇緒、戴法興、區惠恭、湯惠休、帛道猷、康寶月、蕭道成、張永、王儉、謝超宗、丘靈鞠、劉祥、檀超、鍾憲、顏則、顧則心、毛伯成、吳邁遠、許瑤之、鮑令暉、韓蘭英、張融、孔稚珪、王融、劉繪、江祏、江祀、王巾、卞彬、卞鑠、袁嘏、張欣泰、范縝、陸厥、虞羲、江洪、鮑行卿、孫察。

案《詩品》上、中、下三品，總計一百二十三人。

（二）三派詩人表



案《史記・屈原傳》：「〈國風〉好色而不淫，〈小雅〉怨誹而不亂，若〈離騷〉者，可謂兼之矣。」（本淮南王劉安〈離騷傳〉，見《楚辭》王逸《注》引班固〈離騷序〉，《文心雕龍・辨騷篇》亦引之。）《詩品》分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、《楚辭》三派，是否與此有關？或即淵源於此？殊堪注意。惟司馬遷謂〈離騷〉乃兼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之旨，仲偉所謂《楚辭》派，似獨立於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二派之外也。

（三）不入派之詩人

未歸入三派以探溯其詩體淵源之詩人，計有：

中品：秦嘉、徐淑、何晏、孫楚、王讚、張翰、潘尼、陸雲、石崇、曹攄、何劭、袁宏、郭泰機、顧愷之、謝世基、顧邁、戴凱、謝惠

連、范雲、丘遲、任昉，凡二十一人。

下品：班固、酈炎、趙壹、曹操、曹叡、曹彪、徐幹、阮瑀、歐陽建、應璩、嵇含、阮侃、嵇紹、棗據、張載、傅玄、傅咸、繆襲、夏侯湛、王濟、杜預、孫綽、許詢、戴逵、殷仲文、傅亮、何長瑜、羊曜璠、范曄、劉駿、劉鑠、劉宏、謝莊、蘇寶生、陵脩之、任曇緒、戴法興、區惠恭、湯惠休、帛道猷、康寶月、蕭道成、張永、王儉、毛伯成、吳邁遠、許瑤之、鮑令暉、韓蘭英、張融、孔稚珪、王融、劉繪、江祏、江祀、王巾、卞彬、卞錄、袁嘏、張欣泰、范縝、陸厥、虞羲、江洪、鮑行卿、孫察，凡六十六人。

《詩品》總計一百二十三人，未歸入派者八十七人，歸入者僅三十六人，約三分之一。後之學者欲承繼鍾嶸之旨，將未入派之八十七人，其五言詩尚可考者，分別探溯其詩體淵源，誠大不易。如中品評晉司徒掾張翰詩，但稱其「黃華之唱」而未溯其體源。明宋濂〈與章秀才論詩書〉云：「張秀鷹則法公幹。」（《宋文憲公全集》卷三十七）近人陳延傑《詩品注》：「張翰〈雜詩〉曰：『黃華如散金。』詩辨切，頗似陳思王。」並可補仲偉未備。張翰〈雜詩〉本二首，「黃華之唱」在第一首。陳氏謂「頗似陳思王。」當就詞采言。仲偉稱陳思王「詞采華茂」也。宋濂謂「法公幹」蓋就奇氣言。仲偉稱公幹「仗氣愛奇」也。張翰〈雜詩〉第二首「東鄰有一樹」一首有奇氣，頗似公幹〈贈從弟詩〉。宋濂與陳延傑於張翰詩之淵源，蓋各見其一端。仲偉謂陳思王「骨氣奇高，詞采華茂。」可概括二氏之見。然則謂張翰詩似陳思王蓋即可矣。宋濂〈與章秀才論詩書〉，所論漢、魏至齊、梁詩人之淵源，多本於仲偉之說。陳《注》喜補仲偉所未探溯者，其說可取者少。

六、評詩標準

《南史・梁書・嶸傳》，並稱「嶸作〈瑞室頌〉，辭甚典麗。」其評詩標準，大體亦重典麗，謂典雅華麗也。細論之，約有下述數端。

（一）重性情反對用典

〈序〉云：「吟詠情性，亦何貴於用事。觀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自然英旨，罕値其人，詞既失高，則宜加事義。雖謝天才，且表學問，亦一理乎！」吟詠性情，發乎自然，增益故實，則傷自然矣。鍾嶸於顏延之、 謝莊、 任昉、 王融諸人用典， 皆有貶辭，惟於謝靈運詩之用典未加非難。云：「麗典新聲，絡繹奔會，譬猶青松之拔灌木，白玉之映塵沙，未足貶其高潔。」「麗典」謂用典之多。（麗有連義。）鮑照且稱「謝五言如初發芙蓉，自然可愛。」（《南史・顏延之傳》）蓋靈運既是天才，且富學問，故其詩用典雖多，不傷自然。然如與陶淵明詩相比，固不如陶詩之自然矣。 用典多， 終是詩家之所忌。《文心雕龍》 有 〈事類篇〉，專論用典。蓋《文心》體大，籠罩羣言，非如《詩品》專就五言詩而言也。

（二）重風力反對說理

〈序〉云：「永嘉時，貴黃、老，稍尙虛談。于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尙傳，孫綽、許詢、桓、庾諸公詩，皆平典似《道德論》，建安風力盡矣。」《文心雕龍・明詩篇》，論建安詩：「慷慨以任氣，磊落以使才。 造懷指事， 不求纖密之巧； 驅辭逐貌， 惟取昭晰之能。」此正建安之風力也 。 鍾嶸論詩 ， 重在「幹之以風力。」（見《序。》）稱陶淵明詩「協左思風力。」（中品。）說理詩非僅平淡寡味，往往流於晦澀。謝靈運詩喜寓玄理，有時亦難免晦澀之累。《文心雕龍》有〈風骨篇〉，與《詩品》所稱風力略同。鍾嶸評劉楨詩：「貞骨凌霜，高風跨俗。」是稱其風力也。

（三）重自然音韻反對聲律

〈序〉云：「嘗試言之，古曰詩頌，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調五音，無以諧會。今既不被管絃，亦何取於聲律邪！余謂文製，本須諷讀，不可蹇礙，但令清濁通流，口吻調利，斯足矣。至於平上去入，則余病未能。蜂腰鶴膝，閭里已具。」詩重聲律，乃自然之趨勢，鍾嶸思想較保守，故所論如此。然其重自然音韻之意見，仍極可貴。上品評張協詩：「音韻鏗鏘，使人味之亹亹不倦。」即稱音韻之自然也。劉勰思想較進步，故《文心雕龍》有〈聲律篇〉，甚重聲律。惟勰云：「夫音律所始，本於人聲者也。聲含宮商，肇自血氣，故知器寫人聲，聲非學器者也。」是勰所重聲律，亦歸於自然。不致如鍾嶸所謂「文多拘忌，傷其眞美」也。

（四）重華靡而輕質直

上品評陸機詩：「舉體華美。」「華美」與「華靡」同。中品評陶潛詩：「其源出於應璩，文體省淨，殆無長語，世歎其質直。至於〈歡言酌春酒〉、〈日暮天無雲〉，風華清靡，豈直爲田家語邪？」「質直」與「風華清靡」對言，簡言之，卽與「華靡」對言。陶詩出於應璩，中品評應璩詩：「祖襲魏文，善爲古語。至於〈濟濟今日所〉，華靡可諷味焉。」「古語」卽類「質直」之語，與「華靡」對言。應詩祖襲魏文，中品評魏文詩：「新歌（今本誤「所計」）百許篇，率皆鄙質如偶語。惟〈西北有浮雲〉十餘首，殊美贍可觀。」「鄙質」與「美贍」對言，「鄙質」與「質直」略同，「美贍」與「華靡」大似。凡此，皆足證鍾嶸重華靡而輕質直也。下品評曹操詩：「曹公古直」，「古直」亦似「質直，」曹公僅有古直之作，故列在下品耳。

（五）重清雅而忌險俗

中品評鮑照詩：「貴尚巧似，不避危仄，頗傷清雅之調，故言險俗者，多以附照。」「危仄」與「險俗」相應，「清雅」與「險俗」相反。《南齊書・文學傳論》，謂鮑照「操調險急，雕藻淫豔。」亦卽言其「險

俗。」淫豔則俗矣。《詩品》一百二十三人中，惟鮑照詩有既險且俗之弊，此亦可謂鮑詩之特色，爲流俗所附和者也。下品評謝莊詩：「氣候清雅，不逮於王（微）、袁（淑）」亦用「清雅」一詞。上品評《古詩》：「清音獨遠。」評班姬詩：「辭旨清捷。」中品評劉琨詩：「自有清拔之氣。」評范雲詩：「清便宛轉。」下品評鮑令暉詩：「往往嶄絕清巧。」評江祏詩：「猗猗清潤。」評虞羲詩：「奇句清拔。」皆鍾嶸重「清」之證。中品評嵇康詩：「過爲峻切，訐直露才，傷淵雅之致。然託諭清遠，良有鑒裁。」言其得清而失雅。評任昉詩：「拓體淵雅，得國士之風。」亦用「淵雅」一詞。下品評白馬王彪、徐幹詩：「雖曰以莛扣鐘，亦能閑雅矣。」上品評左思詩：「文典以怨」典猶雅也。（《文心雕龍・明詩篇》：「張衡〈怨篇〉，清典可味。」典亦雅也。）皆鍾嶸重「雅」之證。下品評張欣泰、范縝詩：「鄙薄俗製，賞心流亮，不失雅宗。」「俗製」與「雅宗」對言，鍾嶸亦重雅而輕俗也。上品評劉楨詩：「高風跨俗。」中品評袁宏詩：「雖文體未遒，而鮮明緊健，去凡俗遠矣。」並鍾嶸忌俗之證。惟鍾氏評詩專取五言，以爲「會於流俗，」何邪？蓋取五言以從俗，評五言則忌俗也。

（六）取華豔而輕淫靡

鍾嶸重華靡，過靡則爲豔。中品評張華詩：「其體華豔，興託不奇。」蓋興託雖不奇，詩體華豔亦有可取也。於〈序〉稱「謝靈運才高詞盛，富豔難蹤。」鍾嶸固有取於豔也。下品評惠休上人詩：「惠休淫靡，情過其才，世遂匹之鮑照，恐商、周矣。」是淫靡爲鍾嶸所輕。《南齊書・文學傳論》，論鮑照「雕藻淫豔。」淫豔尤甚於淫靡，嶸尚謂惠休不及鮑照者，蓋淫豔僅鮑詩之一體耳。中品評鮑照詩：「得景陽之諔詭，含茂先之靡嫚，骨節強於謝混，驅邁疾於顏延，總四家而擅美，跨兩代而孤出。」豈惠休所能比擬哉！下品評鮑令暉詩：「往往嶄絕清巧。唯〈百願〉，淫

矣。」令暉爲鮑照之妹，兄有淫豔之一體，妹亦有〈百願〉之淫體。〈百願詩〉已失傳，令暉乃才媛，竊疑〈百願詩〉不致如乃兄之淫豔，蓋似惠休詩之淫靡耳。淫者過度之詞，靡而過度，則流於淫，鍾嶸較保守，故輕淫靡之作也。

七、《詩品》文體

專就文體而言，《詩品・總序》，駢散兼行。而三品評語，則爲絕佳之小品散文，與齊、梁時駢儷之體迥別。詞意淸澈，不似《文心雕龍》之深晦。前言《史記・屈原傳》所謂「〈國風〉好色而不淫，〈小雅〉怨誹而不亂。若〈離騷〉者，可謂兼之矣。」與《詩品》分〈國風〉、〈小雅〉、《楚辭》三派或有關。《詩品》三品，上品十一人（〈古詩〉非一人之作，未計入。如以一人爲代表，則上品爲十二人），中品三十九人，下品七十三人（如江祏條本未計其弟祀，則爲七十二人）。鍾嶸何以定此人數？與《史記》十二〈本紀〉，三十〈世家〉，七十〈列傳〉之人數，亦頗近似。即《詩品》行文，有時亦明受《史記》詞意影響。如上品評〈古詩〉：

人代冥滅，而淸音獨遠，悲夫！

案《史記・伯夷列傳》：「巖穴之士，趣舍有時，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，悲夫！」

上品評李陵詩：

陵，名家子，有殊才，生命不諧，聲頹身喪。使陵不遭辛苦，其文亦何能至此！

古直《鍾記室詩品箋》云：「《史記・甘茂傳》：『甘羅年少，然名家之子孫。』司馬遷〈報任少卿書〉：『李陵旣生降，頹其家聲。』」**案**《史記・虞卿傳》：「虞卿非窮愁，亦不能著書以見於後世云。」

中品評張華詩：

今置之中品疑弱，處之下科恨少，在季、孟之間矣。

古直云：「《史記・孔子世家》：『景公曰：奉子以季氏，吾不能。以季、孟之間待之。』」**案**〈世家〉云云，本《論語・微子篇》。《詩品》蓋直本於《史記》，古氏所引是。

中品評陶潛詩：

每觀其文，想其人德。

案《史記・孔子世家贊》：「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爲人。」

中品評謝惠連詩：

〈秋懷〉、〈擣衣〉之作，雖復靈運銳思，亦何以加焉！

案《史記・絳侯周勃世家贊》：「勃匡國家難，復之乎正，雖伊尹、周公，何以加哉！亞夫之用兵，持威重，執堅刃，穰苴曷有加焉！」「曷有」與「何以」同。明胡應麟謂鍾嶸「詞則雅俚錯陳。」(《詩藪內編》卷二。)不知此正鍾氏行文之特色，不爲時風所限。司馬遷行文，亦往往雅俗雜陳，此亦《詩品》與《史記》詞意相似之一端也。

《詩品》詞意，往往本於《史記》。而天才橫溢之李白，其行文又偶有本於《詩品》者。如《詩品・序》：

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、仲宣爲輔。陸機爲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陽爲輔。

李白〈上安州李長史書〉云：「陸機作太康之傑士，未可比肩；曹植爲建安之雄才，惟堪捧駕。」語雖浮誇，實本於《詩品》。《詩品》卷上評李陵詩：

其源出於《楚辭》，文多悽愴，怨者之流。

李白〈澤畔吟詩序〉：「忠憤義烈形于清辭，其怨者之流乎？余覽之愴然！」亦本於《詩品》。並附識於此。

八、結　　語

民國二十五年（1936），岷就讀四川大學中文系時，好讀鍾嶸《詩品》，喜其文筆清澈，思深意遠，所溯五言流別，大都能中肯綮。三十年（1941）就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時，校釋《莊子》之暇，整理讀《詩品》筆記，於三十二年冬，曾寫〈鍾嶸詩品疏證〉一篇，三十七年（1948）秋補訂後，發表於《學原》三卷三、四期。此岷少年之作，時賢雖多引用，可取者實少。自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陳延傑《詩品注》、古直《鍾記室詩品箋》發其端，專治《詩品》者頗不乏人。就考訂言，以古氏《箋》最善。就疏釋言，以許文雨《鍾嶸詩品講疏》最詳。至於廣羅版本，參稽羣籍，從事比勘，則以韓國車柱環教授之《鍾嶸詩品校證》爲最備。去秋，岷撰述稍閒，補訂少時〈疏證〉，爲《鍾嶸詩品箋證》三卷，閱七月而脫稿，此〈概論〉卽《箋證》前一章。心力漸衰，未暇博涉，聊書所見，以備同好之商榷耳。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（1990）九月十七日庚午七月二十四日，叔岷記於傅斯年先生圖書館二樓研究室。